

竹

巖

集

竹巖集卷十一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重校梓

記

重脩撫州府儒學記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跡學舍皆敝

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諭諸僚佐以公錢脩之廟自大
成殿東西序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
齋會饌庖廩之所工善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
洗墨池皆治以爲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
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撫
卽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也宋
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
屢有修之者然幸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
今之既完且固爲可久也願有記予觀理財聽獄與
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爲才者也然

非爲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何民
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爲逸去難以
爲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作至
於脩身爲家國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
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
綱脩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得其士
其居常也閭閻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
不可摧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
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褒然爲
首稱也周君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

向者不暇爲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舉
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
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爲
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黃
裳所記第一流人物將復出矣予於斯時尚有以頌
君者姑爲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恩慶堂記

進吳城閭門可里許泰伯廟在焉有司雖歲有祀事
而主廟不專以人故自廢徹之餘鸛鷗跳號烟埃蜚
集大非所以禮神也居隣廟曰宗榮者爲泰伯九十

六世孫請于 上欲自主之以時修除 詔允之仍
復其家宗榮入拜休命退而謁予言曰荷國恩承先
慶可無記耶敢以累執事泰伯德蓋天下後世宜爲
天下後世之所崇尚而不替也漢封爲至德侯官其
四十三世孫允承爲奉嗣侯東晉加封三讓王官其
五十世孫臯孟爲昭衍公迨我 太祖高皇帝命有
司每歲春秋修祀事未嘗加以侯王 皇上又復其
家而不官之封錫之典殺漢晉遠甚然崇極之意則
非漢晉人所能知蓋泰伯以天下讓者也讓以天下
而侯王之豈其心哉祀之可也以讓德傳世而官其

子孫後將有利榮名而紛爭者起紛爭之釁以貽先賢羞盛世之君爲之乎復之可也祀之俾神安復之俾不爭崇尚之禮嗚呼隆矣宗榮尙慎修厥德於爾祖無愧則恩與慶殆相與爲無窮也

武昌府儒學進士題名碑記

湖廣按察司僉事同年劉君叔容以書來言曰巡撫右副都御史白公倡脩武昌儒學巡按監察御史江君元勳實贊畫之既成又欲取郡士登名進士者刻諸石以傳不朽敢累子爲文記之子能不辭士何如其爲幸也予惟進士起於隋盛於宋至國朝爲尤盛

其間勵名節樹動業煥然屹然與日星爭光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待金石之傳也而庸陋無聞倏如烟雲之飄盡者雖金石豈能固其傳哉况物之有形者必有倣金石有形者也而欲托之以不朽其可乎歐陽公嘗言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信然矣雖然國朝取人非一途特寵異者進士耳刻石于茲使後之學者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而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古人勸學之遺意也夫爲政能用心於勸學可謂知本矣是不可無記遂記之

重脩蔡忠惠公墓記

成化六年春四海多以災沴奏聞當宁 皇上既自
省厥躬又召內閣儒臣共圖治理以爲莫要於選大
臣巡行天下凡民間利病可興可罷者皆許便宜行
之庶幾格天心召和氣以康惠億兆民而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滕公白明在選中乃奉 璽書建節以來
吾閩首訪百司吏以貪殘著聞及衰耄庸懦不事事
者皆斥去而褒獎廉勤慎厚者使益修其政興太平
之治以上副 聖天子敬天勤民之心既又周行諸
郡過興化僊遊之楓亭見道傍有巨碑刻云宋端明
殿學士蔡忠惠公神道悚然嘆曰此非嘗爲四賢一

不肖詩世稱直臣者耶遂下馬周視其墓蒙翳榛莽
中亟發從吏馳諭分巡按察司僉事周君謨俾督所
司脩治之於是周君與知府蔣君雲漢計其所需木
石幾何匠役幾何凡既備乃以夏六月始事先封塹
頽壙次作享堂及兩廡儀門繚以周垣又復旁近地
入於豪家者襍植繁木以障風雨礮石刻歐陽文忠
公所撰墓誌立于堂中而以冬十月畢工方其經始
也或謂公墓在赤湖蕉坑而此爲非是按墓誌載公
葬于莆田縣將軍山豈當時地屬莆田後屬僊遊因
此近有古將軍墓故名將軍山今鄉人呼爲蔡山則

因公姓而得名又况有碑石題識可据則此爲公墓無疑赤湖蕉坑去此六七里則其父母之墓文忠公亦嘗銘之所謂其里慈孝其岡平井卽其地也歷歲既久地里紛更爲子孫者尙亦遺忘况鄉里之人得於傳聞者安得不謬誤哉任其事而考視詳審者蔣君協力而成者同知習君襄推官李君俊莆田縣知縣王君玉也既成合言屬予記予惟昔趙清獻公知杭州請脩吳越國王錢氏墳廟盖以其能保障一隅臣順朝廷故也若忠惠公持行端直學博而粹於文立朝爲謇諤之臣在外有神明之政風聲氣烈薰被

祭祀飲射以謹其容節有出兵受成告訊論獄之法以習其材譜果於振起而自脩者有勸或悻傲而不率焉有懲至於摩揉陶涵之久皆能明義利惇彝倫進而列於百官隨所施爲無不得其宜焉其才行之尤鉅者使之握持鈞衡談道禮樂於廟堂之上出而秉節鉞導揚天子威命於荒裔之外而天下萬國之人舉被其澤歌咏以嬉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咸願見而傾戴之旂常鐘鼎傳載其聲烈以播之於無窮其爲教之極效如此古昔有國家者未嘗不以興學爲首務而我朝尤眷隆焉蓋自太祖高皇帝受天

院至正六年縣令朱潛虛教諭陳文通復建廟學尋
毀于兵燹二十三年縣人劉廉龔永共建崇仁書院
二十五年郡守楊希古增修之國朝洪武二年縣令
劉克明撤書院爲廟學以應 詔令永樂十一年縣
令曾成烈教諭陳子良重新大成殿正統二年縣令
盛勲訓導余儼重新明倫堂然皆因舊址爲之地側
而虛其規制又隘而陋歷世既遠莫有能出意見而
改圖者此者奉 勅提督學校僉憲豐城游公大昇
相度山川面勢於東向爲宜乃與郡守無錫盛公時
望共謀改建經始成化五年冬十月以六年春三月

畢工前臨鳳沼鷄山後據貴峰天馬其左右有鼓山
筆峰皆若踴躍而來趨拱而附氣象雄深方位亢爽
蓋一邑之勝處也廟自大成殿及兩廡重門學自明
倫堂及講誦齋饌庖湍之舍咸備以固其費出公帑
贏錢及好義之士來助者未嘗斂及於民其制弘做
華麗加于舊遠甚重其事者縣丞陳隆相協之者主
簿陸義教諭陳源訓導祝安也盛公以書來屬予記
其成竊惟光澤之爲縣儉於百里僻在萬山之中岡
坂陁絕居人鮮少朝廷建學設教與他郡稱雄麗者
等蓋不鄙其民而期待之厚也縣之人士亦厚自待

服儒衣執經書來學者常及額數不欲自外於教化
邈然其間未有衰然號稱俊才者出豈前之爲郡者
無作興之功如韓昌黎所謂博士弟子咸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抑亦如會南豐所謂有聰明朴
茂之資而無教養之漸故人物若是之曠疎也今盛
公爲郡輕徭薄賦尤厚於爲儒之家游公提學先德
行後詞藝摩挲遷革得寬嚴疎密之宜繼自今游於
學者必求道德明秀才學克博出而用於世偉然有
勳名可頌而傳則朝廷之所期待與二公之所作興
教養者斯不負矣光澤之士尙懋勉哉昔僖公修泮

宦於魯詩詠之文翁興儒學於蜀史贊之使光澤之士果懋勉焉克瘥于成則咏贊雖予所未能當勉爲二公作也姑記之以俟

鈍軒記

天順丁丑進士林君治一室於右長安之僻巷高廣尋丈許華堊不施僅蔽風雨每退朝宴坐其中披卷對聖賢語侵夜不能休度外事一謝絕不問而自號曰鈍軒大書扁于室客有疑者過予言曰金之爲器利者用鈍者棄鈍之名於幽岩邃谷之中困躓淡泊者所宜取也林君方離蔬釋屨班榮薦紳日駸駸於

用也謂鈍可乎使誠鈍也鑠以火淬以清波而磨以他山之錯夫何患不利予曰古君子厚處已而廉取名柳子文章絕古今而名其所寓曰愚溪朱子明道學蔚爲儒宗而自號曰晦菴蓋實浮於名也林君性穎敏博極羣書而尤深於子史操觚爲文詞能洗削纖巧以復太朴之風居家爲佳子弟出遊庠序爲秀傑人賈勇捷文場爲名進士叩其有不能外而能內任以事不能小而能大鈍者能如是乎顧世方競於僥利舌如轉丸恣談劇辯趨步揖讓于于綏綏視權寵所在不啻水就壑而下猿緣木以升鬼之走而鶻

落也同者喜之異者疾之諫者疎之笑者怒之冥冥
焉蹈阽危而卒陷敗僂蓋不勝其蹶矣此林君所以
耻今之利樂已之鈍進而攷古之愚與晦者不爲名
而務其實也不然鈍之名雖髻髻之童猶不欲受而
彼獨安之乎客謝而退予筆問答之言於簡藏以自
儆他日林君來求記其所謂鈍軒者遂舉而授之君
名榮字從信新會令東洲先生姪予少從先生學而
資麗澤于君也故能言其心云

詒穀堂記

君子有穀詒孫子詩魯頌之言也雲間丁君孟威取

以名其所居之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古今稍知
讀書者無不道此以爲子孫訓况賢如丁君哉竊惟
穀之爲義善也人之善天之所詒天詒之而我又將
思以貽於子孫則所以存之者且兢兢而夜未嘗息
也使夫力之所就未毫末而遽以丘山之心承之幾
何能有益哉然則謙者存之盈者不能也寡欲少取
可以爲安而饜慕之殷禍斯集矣然則廉者存之貪
者不能也失畔而怡愉枉步而迂徐君子也小人反
是然則讓者存之而爭者不能也謙而戒盈廉而戒
貪與其爭而得於人之多孰若讓而失於己之少此

丁君所以存也抑所以貽與丁君宅纔數畝無崇墉
廣廈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日坐藜床披閱古今
圖籍疊疊忘倦有勸其務生殖者輒麾使去閭左輩
咸以迂目之而士大夫交口道其賢子溥善承家訓
行稱其文舉京闈第二人聲譽歛起將進登顯仕取
寵命以光榮其親視夫谷量山積之家不旋踵而
子孫廢敗其賢否相去何如哉溥予所取士也今自
太學歸省過予爲別且以文請遂記之

江湖清趣軒記

泗之建德有隱士曰士衡者姓滕氏始祖膺宋僕射

尙書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後相繼業儒有顯仕至隱
士負高節屏跡山澤中邑大夫知隱士有過人之才
欲起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浙東西凡水石佳處無
不遊騷人韻士及四方往來賓客之賢者皆與之交
際未嘗有所忤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凝然無所軋
于中與人言以詩酒爲娛以窟山宅水爲生事而於
聲利淡如也嘗遍閱古今史傳紀載人物考志意與
已同者一魯望耳遂襲其號曰江湖散人晚歲倦于
遊作一軒於家之旁隙地題曰江湖清趣日邀客賦
詩詩語頗清絕蓋江湖之景觸于目契于心者之所

爲也既而因樂甚顧其身自少至老得優游於太平無事之時皆君賜也思欲爲報則駸駸乎老矣遂遣季子志學讀書効勞于時志學今已舉鄉闈升名太學炳炳有才譽其所以承父志以報君賜者可量哉夫安窮約而不移於物者節也處江湖之遠而不忘君者忠也節與忠皆予所喜談者爰述以爲江湖清趣軒記

綠疇軒記

春坊大學士嘉禾呂公逢原退自禁直過潛言曰吾媿友朱孟寬構軒於所居之前以時休息名曰綠疇

吾向時屢遊其中愛其勝或飲淋漓或歌激烈或觀
觀微步徙倚旁皇得於耳目而樂之於心窮日夜而
忘返也今別數載而孟寬死矣重其人而思之非文
不彰用屬子記之因問其人曰性冲靜不妄言笑治
家肅如公庭與人交傾寫肺腑凡事謹然諾未嘗食
言常長萬石民有逋負多假之雖倒廩不惜故身雖
韋布而惠澤及於人問其軒之所有曰經書子史古
今名畫與凡樂賓之具克物於中敞其前爲庭植以
奇花美木有山水佳致問其軒之所以名曰軒有周
垣疏其南爲牖以臨平疇漫野方禾苗秀碩舒青綴

綠之時而軒之構造成斯所以名也軒之景其指如此若夫烟霏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晴晦變化之不齊雖有知者亦莫能窮其狀而名之潛惟山川不必皆廬阜洞庭也以人而勝愚溪雲谷僻於偏州下邑而天下聞其勝非以人耶人不必皆貴仕也以德而重嚴光周黨之徒隱于巖壑老死蒿萊而天下聞其名非以德耶綠疇特一軒耳談嘉禾之勝者歸之豈嘉禾之勝盡於一軒以居軒者孟寬而重孟寬者公也昔柳子謂地雖勝得人而居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其信然哉潛未嘗識孟寬而於公之

德則厭服矣知公之所重者必非凡流故爲記于軒
壁

風木圖記

烏山鄭君重光孝愛出天性事父樸菴母唐氏能喻
頤指既而擢秀于鄉去爲浙江平陽訓導欲迎致父
母就養官所顧川浮陸走非筋力衰憊者所能堪乃
積俸金寓歸付其弟重華具膳羞爲朝夕養又作一
軒植花卉於庭日奉父母遊玩其中以爲樂也天順
丁丑正月七日唐氏歿重光歸守制未逾年樸菴又
歿則戊寅六月二日也方唐氏歿重光猶幸有父在

堂可以致養不意又奄逝矣可勝痛哉重光服闋當
謁選吏部求善繪者作風木圖持以行寓思也既抵
京需予言記之昔孔子聞臯魚哭甚悲問其故對曰
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遂立哭而死當
時以孝稱垂名于今尙不泯也重光今之臯魚寧不
有感於水上之風乎夫欲靜者木之性而風不止則
天也欲養者子之心而親不逮亦天也天吾如之何
哉付之長慟而已然慟而死者上下古今數千年獨
見一臯魚豈他人不能也顧其孝猶有大於此者故
恐慟以圖之使一死足以盡孝孰肯不爲臯魚哉蓋

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聖人嘗以是爲教也 國朝
凡臣子能移孝爲忠大有勳勞者皆封贈其親使有
榮耀重光尙益勵教事使賢才輩出與古蘇湖並稱
異時進大位以取褒贈之典爲泉壤之光則沒者不
沒而不養猶養也風木之思於是乎可少慰矣姑爲
記以觀其成

鼠記

有故人來自洛中惠胡桃一簍藏之置于臥樓之側
爲羣鼠所竊未之覺踰數日命僮取供客僮走以始
盡告謀張獲掩之是詭遇之術奚宜爲將祭其穴盡

治懷奸以附勢通賂以祈名雖爲民之父母而實爲
民之仇讐此司郡邑者之儻玩也德澤不流幽枉不
達喜將迎疾廉直貪蠹無厭坐糜祿食此任藩臬者
之儻玩也至於持梁嚙肥躍馬疾驅裝大冠曳長紳
揖遜廟堂之上而能進賢退不肖者幾何人徒依附
以固寵淫肆以逞威陰陽愆而不調民生俾而不救
盜賊起而不弭夷狄橫而不攘俾天下疾目而睨飲
恨而不敢言此又儻玩之甚者也夫人靈於物有羞
惡之心所爲尙一至於此况鼠爲微物何能有知乎
鼠之所欲訴而不平者其在此乎此之不訴而獨彼

之詬乎詬之可去何所顧忌而不詬乎詬之而不聽
徒激之而愈滋雖詬亦何裨乎嗚呼已矣乎其將若
之何乎標臆三嘆作鼠記以自戒

移竹記

置小居植花卉數十品光翠可人然猶以無竹爲未
快乃就丁仙官與明處移數莖植于軒後開北牕以
臨之又就童內翰大章處移數莖植於軒前前後相
映皆當花卉之中竹之清標雅韻類大賢君子他植
物宜環拱承順無或抗也移之日造烟雨霏微柯葉
鮮潤翼日輒揚蕤布綠欣欣然意若以爲托根得所

而予因之滌去凡累益增曠懷蓋人物兩相得也昔人謂移竹必用辰日又以五月十三日爲醉竹日移之多蕃殖以予觀之高山出雲而雨澤降此移竹時也若必濡滯於日而遑遇早暋爲虐水涸土焦幾何能蕃殖也矧士者之居不可一日無竹方意之所欲得而猶趑趄以待日時猶欲用賢者旌帛已具而曰時未可也姑徐徐云爾其可乎哉若夫席珍待聘進必以時在賢者不可不自重也作移竹記以自觀省亦欲以聞於操用賢之柄者云

盆魚記

竹巖有瓷盆養小魚數尾其一稍大者時時奮躍投于地意若不能安升斗之水適予見之歸之盆中一夕風雨作又躍出翼且退朝歸視之則鱗鬣傷敝困頓甚矣遂別取一盆泳以清泠竟不能活嗚呼人之不能循常守分而妄意於外求其不至爲此魚者鮮矣哉

改建李忠定公祠記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爲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

址吏部尙書王文端公爲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
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顥
同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唯謹又訪其後之秀
穎者進爲學生且盡復其家以稱德意旣而盛君又
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泊郡學師生請以學
旁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爲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憇憇
其成方謀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
不果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
公忠義風勵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植李氏墳墓且
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

卽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
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裸獻安侑如法郡之人士來
觀咸欣躍以爲宜馮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走筆
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
下重望以一身去就爲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
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傳至于今雖庸
夫俗子猶能誦其勛名欲跋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
王之文實在干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
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
言蠶起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

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
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信任忠賢以爲長治
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
公所爲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
君此潛之所以欲見於言也况茲改祠非特表崇忠
良爲可紀而不惑異端不費民力皆世之爲政者所
不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寓潛景慕
先哲之心云

竹巖集卷十二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重校梓

傳

封大理寺評事方公傳

公諱智士學其字也姓方氏號拙翁其遠祖闕自莆城烏石山徙杜塘宋時有峻嶠兄弟相繼登進士俱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時號金紫方家公峻之後也公

生未冠父母皆棄背去兄又從戎西蜀家之索幾不能支公勉自樹立不十載即完舊業乃曰百頃良田不如教子之賢每歲禮延名士于家塾爲諸子師資給之費雖至傾囊無吝色性觥觥不隨俗低昂厲者畏其直歲凶發粟濟隣里不責其償貧者懷其惠常修水利陂洎延壽楊公諸橋多用已貲士大夫高其義至於公府有所修造必起公督役功成民不知勞而官稱其才無異詞也兄自蜀還省墓敬事之如父及去厚貲送之後數歲念兄久遠奔馳萬里道慰兄于寓邸踰年始歸居家好修潔祀先會客之堂與夫

庖馝之所皆整比可觀別構軒於灌木之陰坐臥其中或誦詩或讀書至老不少倦尤好觀通鑑綱目對客道古今人物賢否治亂成敗事傾珠出囊纒纒不絕有識見善慮事宗黨人咸咨以決疑有司之政不能通者往往延問故居雖泉石而門巷若喧衢然其心則淡如也公負高節未嘗仕以子貴封文林郎大理寺評事天之錫予善人其信然哉長子述發解鄉闈拜潮州同知季子達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諸孫皆秀異知向學公之慶蓋未艾也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卒以天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得壽七

存身集 卷三 二
十子嘗從公杜塘上爲山水之樂又與同知同遊太
學而於評事又官同朝故知公之善稔矣用論載其
事以傳使人知易貧爲富與夫不仕而官皆非倖致
也然公之爲善初非有所期而天自應之或者善有
未至而先懷覬天之心不亦妄哉

螺江吳氏二先生傳

閩之螺江有吳族舊矣世讀書寄跡於耕其入仕則
自宋迪功郎日新公始仕而顯者則自今工部右侍
郎克禮公始克禮公又荷 恩典贈其大父伯宜父
從善二先生皆工部右侍郎祖母王母陳繼母鄭皆

淑人於是吳之門益大而世德之美益以流聞伯宜先生諱義號清隱天資疎宕家有貲捐以卹人人之所有毫髮不苟取名人巨士過其門必留飲傾倒竟日或以爲煩先生笑曰吾欲使子孫侍左右習聽清言其可畏煩謝客耶或勸之仕則辭處烟霞寂寞之濱淡如也從善先生諱順少事父以孝聞父歿治家一遵舊訓獨稍闢田產慮子孫日多無以爲服食資也庭有荔樹森碧可人日坐其下引觴酌數杯歌古詩詞音節琅琅徹戶外間乘竹堦子尋湖山佳絕處調棊引鶴爲樂有俗子逼與言輒却謝性嚴整好面

長短人理有不直者多就正焉螺江之上至今薰染有敦風嗚呼二先生皆有德善可稱惜其皆負節不起不能有及遠之澤而僅化乎一鄉也然克禮公偉有祖父風烈出而遭際明君致位顯融其施之及於遠者果孰爲之哉嗚呼嗇于身而裕于後二先生可無憾矣予觀世俗之所喜談者奇絕難繼之行也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獲天若吳先生父子同被 寵命泉壤有光獲天之報厚矣攷其平昔所爲皆人人可跂及者故論次之以爲世勸

樸菴林先生傳

樸菴先生諱勤字克廣林姓唐孝子攢其遠祖也會
祖睦祖善同元省試第七人官泉州書院山長父士
敏舉洪武癸亥鄉試陞太學擢署大理少卿改戶部
郎中歷任南京淮安知府嫡母柯氏母曾氏先生風
度清遠嫻於詩文求者屢不絕戶外山水佳絕處無
不遊遊必吟號終日不知倦其持行尤高故詩文益
因以重士敏公入仕時先生年尚幼侍柯氏居家日
暮上食飲外坐蓼床翻閱經書街童巷子迫與言輒
麾使去年二十四舉永樂甲午鄉試時士敏公已歿
柯氏嬰疾奄奄在床不敢去左右及柯氏歿始赴禮

部會試分教浙江嘉善嘉善乃新創之邑學舍百事未備先生諭大姓聚財爲之不二年而就緒教諸生有矩度先後出而仕者不乏人秩滿丁曾氏憂服闋陞江西奉新縣教諭其所造就之士視嘉善尤盛先生老益進學屢應聘爲文衡同考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一得士皆一時名人年七十以老辭位去去之日囊無餘貲惟縉紳大夫所贈詩文數軸自著詩文二藁古琴一張書數卷而已人或憂其遠道無以爲資先生曰吾雖老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存所至必有合矣予贈詩有高懷山谷吟鷗社老節秋崖賦繭窩

之句先生撫掌大笑曰子得我趣哉遂飲酒盡醉而別抵家三日以微疾卒先生之歸莆耆舊方喜有所與游而後生晚輩咸幸得見老成人以爲觀法詎意天奪其年惜夫予念士君子清才雅操如先生無幾人不可使與饗談輩同氓氓故述其平生大槩爲傳貽子孫使傳焉

韋軒林先生傳

吾莆九牧之林有號韋軒先生者諱珪字崇信居城東烏石山麓高祖諱尚孫祖諱棄興化府學訓導父諱應鳳世以文儒名至先生之兄綱齋公永樂丙戌

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修撰遷侍講其文儒之名益振以遠先生幼從公學甫冠盡得其所傳遂開門授徒年二十四五大肆詩文下筆輒驚老長者工楷法間爲章草皆可觀嘗侍公遊京師縱觀山川之勝及歸才益奇而學益入於老矣泉州守胡罷聞其名薦爲其學訓導泉素無賢師士子多廢學先生至力獎誨之自是往往有登科第而仕者庚子秋湖廣聘主文衡所取士皆衆所推讓後多階顯融公沒尋便歸爲之經理葬事撫諸侄無間言先生性嚴整於人寡諧偶然遇才賢者温温與言惟恐其不親已也在官

得疾昇歸卒于家實癸卯二月二十二日也卒之時
泉諸生皆來吊祭哭甚戚里巷間累月有嗟悼之聲
蓋其平生有行檢故爲人所感仰如此配黃氏後六
年卒子男三長統甲戌舉進士選爲御史辭不就除
冀州知州以廉惠得民陞淮安府同知次緒次紀皆
知學慎禮節女二人長適訓導李純良次適方定孫
男七人茂榮茂春茂昌茂蓁茂華茂奇茂達

論曰綱齋公天分甚高學甚博其爲文甚富而奇一
時擅才敏者皆以爲不可及而先生能繼之並有聲
稱可謂難矣然公擢掄魁入翰林其爲學得施用於

朝廷其歿也人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所蘊矧先生竟老於一庠之教哉悲夫

贈翰林編修陳公傳

陳公諱潤字德潤實姓商其大父諱賓號望梅居士遭元季之亂易今姓自嘉興避地于長洲父諱驥母丁氏公生尚幼父母相繼歿鞠於大父稍長自知攻書業業成郡強辟爲從事持已廉慎有惠利及人得官且有日然非其好竟謝去日與清勝者上下山水爲樂里人趙子華將鬻女遠方公聞厚貽以貲收女育之及笄嫁爲彰德府同知翟某妻其他藥病賻死

明貧恤孤之事甚多人初疑其特勉意一時要名鄉
黨久而知出於誠乃嘆服以爲難蘓人多媚佛求福
田利益施錢至傾囊不愆公獨無所與常曰彼爲夷
教吾學儒者可尙之耶宣德初姻家彭士能狀郡守
李綜不法愬於巡撫胡大理胡私綜罪彭証及公併
械赴京師竟白以歸既而胡復奉命治暴民者公
與彭爲所執論以死法及廷辯得減謫戍遼東留
長子鑑遊學京師挈妻及幼子以行至謫所閉門讀
舊書雖貧困不苟取將士皆重其賢至以先生稱之
以正統己未二月七日卒距其生洪武癸酉八月八

日得年四十又七藁葬于盖牟城南後十年鑑舉進士爲第二人擢翰林編修進修撰博學工文詞屢充經筵講官多所輔益君子稱公爲有子也爲編修嘗拜制命贈公如其官使朝鮮過遼因啓土奉公柩歸葬于吳縣伏龍山之原予於鑑爲同僚又多交吳中薦紳士得聞公之行最詳故爲傳以告于陳之後來者使圖不辱云

論曰公性峭絕少容人然於大賢君子遇之未嘗不盡禮可謂士矣方其被謫也單窮遠寓如水中浮莛人皆謂其落莫將不可復振孰知有今日哉蓋爲善

獲報天道非可誣也彼能獲人於死者勢赫赫可畏
其覆敗不旋踵嗚呼世之人觀此宜亦知勸懲矣

鄭處士傳

處士諱瑤字文圭鄭姓鄭故懷安之斗門村名家元
有曰沙里者爲閩清山長其四世祖也曰德光曰信
者俱隱于儒其大父父也處士爲兒時寡默端重屹
然如成人十歲喪母事繼母孝愛天至雖屢被呵譴
而旦暮承奉彌勤母竟感而憐之甫冠又喪父哀毀
骨立幾不可生時家甚單窶辛勤萬狀始克襄葬事
撫弟妹婚嫁俱不失時中歲念舊業凋耗徙居郡城

南力治生事積數歲家用裕饒歲節哀祭殽品必致
豐潔曰事死如事生也遇鄉耆老恂恂執子弟禮曰
見父行猶見吾父也人有以不給告者輒賙之曰仁
同類以全吾天也永樂間會府鼓造錢幣有二役夫
以稽程日被拷掠不能自存處士衣食之以終訖工
好讀老子書與人談多用書中語蓋其性幽靜默有
契也晚益慎持寡諧偶疾世之競爲儼利者雖親故
亦遠去嘗賦詩曰世人皆巧我獨拙巧者徒勞拙者
逸但願子孫拙似予世澤綿綿永無極因自號爲拙
老日惟挾僮奴過二三知己處飲酒談笑時爲歌詩

以自適卒時年八十有五奔吊襚者塞門良由其平生表表風節有足以感人者彼世之挾鉅勢負高貴其聲赫然死之日一客不至亦獨何哉嗚呼於此可以觀處士矣處士生三子賜濟建建秀發好學舉宣德庚戌進士詔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既而出爲郡判陞浙憲僉事隨所至著廉問人謂有父風云太史氏曰士君子責忠於有位而幽岩邃谷之士無譏焉鄭處士杜門養晦拳拳焉以賙貧濟患爲心又勤訓子使出而效用于時是所謂懷猷畝之忠者矣彼有位而尸素者真可愧哉

竹巖集卷十四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重校梓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墓表

修孝王處士墓表

修孝王處士諱俊宇廷彥號懷德常之武進人爲福建延平府同知友諒之孫兵部武選主事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院侍講守正之子今南京翰林院學

士與之兄也母朱氏封太宜人初兵部以選入太學處士年纔十一留侍太宜人于家幹蠱勤勞蚤夜能不廢書業羣兒誘與戲劇謝不往獨從者彥者遊言談進止偉若老成人延平父子相繼爲廉吏無殖產處士以儉薄承之家用不落久而積有餘裕嘗出以賑窮乏而尤厚於媼族之人兵部年逾六十卽致仕歸性最樂客雖不喜飲酒觴客必至醉或一日客不至處士必分命子弟邀致以造其歡營構涼亭煥館羅布別墅兵部與客時吟笑其中怡然忘其老也兵部没事太宜人益謹郡大夫聞其孝嘗下其廬而處

士未嘗輕至公庭有所干焉成化改元學士君念母老求去南京便迎養既得命即遣子沂奉迎太宜人初不許沂請益懇乃治裝處士自外來見之泣數行下悽然竟夕介諸姻友寓書學士君勸止之太宜人遂不果行明年處士遘疾久在床蓐又明年太宜人病癱家人隱閉不令知閱數日頗覺卽長號強起欲往視起而復仆者三太宜人癱雖瘥而處士自是疾甚不可爲丁亥七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又三其鄉友相與最其行私謚曰脩孝謚雖私而施之處士則無媿君子以爲公也處士初娶楊氏再娶孫氏

皆先卒子男四曰澄敏而知學爲邑庠生曰浩尚幼
其二皆早夭女三嫁薛琮卞訓沈鳳儀澄卞以巳丑
三月某日葬處士于邑定安西鄉裴巷村先塋之次
以楊氏孫氏從焉學士君頃來京師請予爲文表其
墓向予嘗過處士之門挹其容溫而恭聽其言簡而
有章觀其酬應外人無貴賤賢愚皆中節所治軒館
臺榭竹石花卉之屬皆修整有方左右侍御之人竟
日供事雖勞無怠意於此見處士之賢足以有爲而
爲之僅見於家不及施用於世爲可惜也然猶謂天
必昌之以年使其脩於身者老而益進以善其鄉之

俗如庚桑子之居畏壘連舜賓之居應山則又何必
仕哉嗚呼今其已矣既不得于彼而又失之於此此
學士君所以欲見於文以長其聲而予以相知之稔
亦欲有所述遂表之

封太安人甘氏墓表

豐城游氏有號雲山處士贈刑部福建司主事諱爾
思者配封太安人甘氏爲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豐城開國伯伯禎之裔孫處士伯祥之女母
孫氏生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天順戊寅二月九日
享年八十又二葬邑之櫛山南角樞源坑之原子男

六長懋次麗次明次盛明舉進士爲刑部福建司主事陞員外郎又陞福建按察司督學僉事其季成旦庶出也成先卒女四皆嫁爲士人妻孫男十六直邦貞理舒英寧賢彥靜榮京操幹勛立俊邦貞卽雲山墓銘所載名正者以鄉貢進士任湖廣應山教諭理亦鄉貢進士英榮俱早卒女十四曾孫男八女三大安人性淑慧爲父母所愛歸游氏厚資奩然不以驕其夫屏華崇儉慎以禮自閑相夫事舅姑能盡孝敬撫諸子均嫡庶無異心每推有餘以賑艱窶而尤厚於內外姻屬雲山好下士一時號名勝者多從之遊

太安人日治酒穀務豐潔以承夫意晚歲以明貴承
荷 褒寵鄉里皆榮之而家人未嘗見其有喜色嘗
寓書誨明慎治職以報國恩明亦善遵母訓飭身蒞
事不少愆于度士君子稱明之賢必及太安人則太
安人雖沒猶不沒也明近自福建來獻最間語予曰
學士安成彭先生既爲吾母銘于幽坎其墓上之石
未有文屬意吾友久矣幸勿辭嗚呼古先王之治有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雖遐區僻壤閭巷女婦有一
善言媿行皆得章顯於世傳之無窮自漢唐以來朝
廷之所褒異者惟貞烈奇詭之婦至於溫柔勗慎秉

持倫行之常者多湮鬱無聞遂使天下皆趨異厭常
而中正之道頽廢殆盡不可復也故予於太安人特
表之使有感而興焉

贈孺人顏氏墓表

贈孺人顏氏廣州府南海人贈文林郎邵武知縣月
菴居士諱某之女南京兵部主事諱宗之妹香山醫
學正科贈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陳公諱某之配生
以洪武丁卯六月初八日卒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二
十八日享年六十又一墓在番禺永泰里佛塔崗葬
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有男四人長騏次驥次

駿次驕女三人顏氏爲邑令族孺人自少習詩禮婉
婉有容節性慧女工不資訓而能及嫁陳氏也其父
母曰自吾女造人吾食寢不能甘其舅姑曰自吾得
此婦吾家益順祥焉其夫曰吾遠求祿不失孝於父
母者以有吾妻也至生子而成爲士能振其家則又
曰吾母能慈誨我也內外族親若州黨之人皆以其
父母舅姑夫子之言爲信而凡爲女爲婦爲母者無
不慕法孺人之行其爲之不及者則深以爲媿也孺
人卒既十一年爲天順丁丑騏登進士第爲大理寺
左評事尋得推恩之命又十一年爲成化丙戌騏陞

江西按察司僉事來告予曰騏少多疾甫冠患滯下
經四旬不能食吾母朝夕焚香哀祈于天及愈而母
兩鬢皤矣騏以不肖多詒母憂又不能昭母之善於
世悲痛奈何敢累執事爲文刻置墓上俾永永有傳
則加惠于我存沒者蓋鉅矣予與騏寓邸相隣出入
於朝恒相遇得以扣其胸中所存而知爲賢理官又
重其喪親既久而悲不衰爲孝子故勉爲序次之以
慰其思而系以詩曰

顏之淑女陳之嬪篤成於好惟振振 帝嘉其子列
朝紳有煌 寵命賁幽窀窆世日以遠善不湮後有考

者視茲珉

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監察御史常之無錫周君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四川之叙州官舍得年四十又七明年有司爲驛致其喪歸葬于故鄉某山之原其同官廣東鄭康民既爲之銘又明年其子楫走京師持事狀謁余言曰銘之藏以永吾先君于不朽不若揭之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吾先君舉進士於執事爲同年敢以請君諱清字本澄蘭臺其號也曾大父諱賢大父諱興皆仕元爲萬戶至國朝父諱福不得世其

職例以介冑之籍編戍南京江陰衛生君于戍所幼輒自取書冊從倫輩之長者習句讀父異之遂令學爲場屋之文不勞師訓而能年十六克應天府學生正統丁卯得雋鄉闈景泰辛未中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尋歸迎父母就祿于官朝夕敬養無違禮越二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其持身蒞事無一苟者逆虜犯邊君奉命守小龍門飭將士甚嚴虜不敢近時天从旱君齋沐禱于神雨霑三日禾大熟民以無飢連遭父母喪哀瘠幾不能生服闋調南京浙江道嘗以公事宿會同館夢人稱寃者三詰其姓

名曰我孫四也備道其妻姦惡事覺而錄之庠察餘
半載始得其人執訊即引伏城中驚誦以爲異天順
癸未奉 勅往四川清理軍政具奸弊數事以聞朝
廷榜行天下咸稱便其卒也蜀人多哀之至有出涕
者配某氏有淑行生楫克邑庠生生二女長嫁殷昭
次在室嗚呼君同時入翰林者劉幼顯王廷貴吳滙
川周廷叅戚文湍張邵齡呂景熙王惟臣劉紹和俞
振恭商世英楊維新童大章張振烈樊景瞻林孔滋
張廷圭金尙德鍾景清田尙賢章翔鳳楊永明張廷
璽彭中孚劉世亨江東之及余凡二十八人方其相

聚飲酒論文賦詩爲樂不自知其爲幸既而沒者六
人幼顯廷叅文湍孔滋世亨及君廷貴景熙世英廷
璽相繼去南京邵齡廷圭翔鳳永明相繼遷外任滙
川以病歸惟臣景瞻以憂去尙賢以事廢其在京師
者予與紹和振恭維新大章振烈尙德景清中孚東
之僅十人又各有職守鮮會合顧念疇昔之樂不可
復得俯仰人世戚然以悲而尤悲君之沒不得大發
其中之所蘊也故爲表之以慰君之思且使後之人
有所考焉

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毛君墓表

君諱吉字宗吉浙之餘姚毛氏子少負傑特以敏學名於鄉景泰甲戌舉進士中第天順改元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披奸發伏不少怵於權貴之勢以儆其法同儕多勸君以稍縱以遠禍患君毅然持其直不能改也辛巳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凡獄訟經君判決者人皆謂不冤嘗分巡嶺東道盜起潮郡君部分軍士捕獲其尤強者餘皆散去既而高雷廉三郡盜大起復以君而平巡撫葉公上其功 朝廷降勅褒獎陞副使君益感激以圖報稱造惠之河源報流寇殺掠人君卽簡兵赴救歷七晝夜與賊逼力攻却之未幾

新會又告急君乘夜發舟至其境平明縱兵擊之斬首數十級賊奔潰君復麾兵追之不及俄而賊餘黨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指揮闔華等戰死從吏勸君馳馬從間道走君怒益督戰而力不支遂遇害實成化改元三月一日也時雲霾四塞雷雨大作賊驚駭遁去越八日麾下士始得其屍以殮顏面如生樞至廣城吊哭者屬途有司具以聞上爲之嗟悼勅贈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驛還其喪遣行人諭祭于家仍命其子科爲國子生以俟錄用嗚呼廣東西烽警餘十年連數十州皆爲榛莽之墟生民

流離顛踣殆無遺類矣將臣屢奉命出師征之稍
剪其枝葉輒奏成功冒取封賞而盜之縱橫猶自若
也君方奮力効忠遽死鋒鏑之下使其志不就民不
獲休安是孰爲之哉蓋有不可得而知也君之世次
履歷浙江按察司僉事會蒙簡具誌于幽坎余復述
其在廣之事以表其志節且俾夫貪功竊祿以苟生
者知所愧焉

河南道監察御史伍君墓表

伍君諱驥字體馴吉安府安福縣忠孝里人也景泰
甲戌中進士第觀政吏部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持邦

憲以繩不恪號臺憲之良奉命按治浙江有百戶駱名善者老不任事子死惟一孫尚幼弱令從姪鑑代之鑑死其子誣名善之孫爲故兵部樂姓者子柳克兵役因世奪其官事久不能白偶有以事告君者君廉寔拔其孫於行伍中還以官衢之民葉姓者有無賴子強汙其母憤甚以計誘殺之有司處以法君謂其情可原矜力爲論奏得減死及歸滿三載秩都御史及吏部尚書皆署其行績曰最而君益慎脩其職不敢怠尋丁繼母憂服闋調任河南道又奉命巡按福建行次建寧聞上杭民嘯聚殺掠徑趨汀州

且檄三司官以兵來會兵未至君先以單騎赴上杭
詢出沒之處道遇邏俘賊女婦數人械繫苦楚甚君
悉縱遣之召一鄉老與之偕至賊壘諭令來歸君留
宿道旁致仕教官家以待明日賊自壘至者十數人
又憫遣之令遍諭 朝廷寬貸之恩於是賊相率來
歸浹旬得萬餘人今有司厚撫恤之其首惡猶擁衆
不下君躬督戰士挑賊出與戰別遣一將從間道入
焚其壘賊勢窮蹙且潰且降上杭遂寧已而建寧屬
縣盜起君又督兵往平之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君謝
曰此臣子職分耳何敢言功竟不上君因討賊出入

萬山中冒瘴癘得疾猶徧歷諸郡緝奸吏以紓細民
代歸踰年疾益甚卒成化乙酉十月十四日也享年
五十會祖諱洪洪武辛亥進士祖諱述經父諱冕樂
清縣知縣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彭氏繼母
黃氏元配彭氏繼配劉氏俱贈孺人子男三長希閔
天順壬午中江西鄉試次廉習舉子業次游早天女
三長嫁劉廷用次嫁歐陽某次尚幼君少穎異力學
年十七克邑庠弟子員已能服倫類樂清公沒宦所
創匭迎柩歸于正寢哭奠之里俗以爲嫌君弗顧也
既而卜葬薦紳大夫及邑人重君之孝會送者至數

百人事從父有禮處兄弟有恩家之合食千餘指逾三十年無間言與人言必信調人之窮匱不責其報里有訟爭以義解之多悔服所至咸樂與之親然皆以禮交際非苟合也其脩於身施於家以及其鄉者如此則其移於官而理也宜哉惜乎無年而沒不得躋通融以大發其中之所藏然所立亦已偉矣君之卒也惟從子刑部主事希淵在側經理其喪至明年春希閔始來奉柩歸葬于故里予念與君嘗往還又德其平上杭之盜得不蔓延我隣邑遂取君之內弟翰林編修彭彥寔所述事狀表其大而可章示于後

者貽希閔使刻石置墓上

于遐邇使忠義者增氣讒邪者愧心其有功於天下
後世過錢氏遠矣而墳墓不治行道之人皆爲之興
嘆况吾徒沾被其膏馥者乎此滕公所以倡爲於上
而諸君樂相成之蓋其事雖若緩而實急出於尋常
世吏之所不及爲而有以憫吾人景仰先賢之心遂
爲記之以告後之嗣政於此者知謹視俾勿壞

重修慶陽府儒學記

慶陽府舊有儒學廢於元季兵燹而更新於國朝洪
武壬子實通判吳士英之所建也歷六十三年爲宣
德甲寅知府裴知教授李潮海復繕脩之又二十九

年爲天順壬午知府張君翔以廟學之脩皆狹隘且歲久日入於敝謀諸分巡按察司僉事張君紳出公錢買民地以廣其基而明倫堂及學舍敝陋尤甚遂先作之成化丁亥復率同知陳敬通判李誠薛祿推官李榮教授劉盤訓導郭春索賸各出已俸作大成殿與夫兩廡重門饌堂庫廐庖湑皆撤腐以爲新締構堅密制度弘麗加于舊觀多矣其樂器及祭奠之具昔所無者今皆備焉既成學之士皆以爲喜屬湖廣按察司僉事趙君銘來求記予惟學校之設非徒使士習詞章于世取祿而已盖有弦誦以陶其心有

明命之初輒詔天下府縣皆設學而列聖新飭教規以作興士類者屢矣慶陽之學自始建及今不廢而才之見于用也往往以勛業名寧非有司之奉詔命者勤歟知府張君以爲吾繼其後不可荒惰以隳其成乃與諸君篤志脩舉而又歛不及民其爲才賢豈尋常世吏可及哉予嘉之而爲之記且示夫凡有司之廢慢者使知務云

重建光澤儒學記

光澤邵武之支縣也儒學舊在縣治東南南向宋慶曆四年建元天曆二年縣令况遠因廢址建雲石書

取而聲罪以誅之窺其穴四出繞而曲窈而深通墻
基之下西延于墜莫知止極用爾不果墮之而已絕
之而已毋俾其復來也及暮而入臥故穴又通嚙篋
聲作擲礫擊之鼠乃散走明夜復然執燭視之鼠羣
然據穴而集詬叱之却而復前唧唧然聲愈急若有
怒容若有欲訴而非人類不能言余復叱之皆遁去
又明夜復然乃退而思之反覆而揣之是鼠爲窵穴
以居俾人不能獲計之獯也竊人之物詬叱之不憚
是玩侮也且怒且訴其意何居豈以世之獯計玩侮
者多乎而欲訴之以自釋乎彼其蠶食於民政事不